

真正可怕的不是死亡，而是被死亡吞噬的人性

让/死/者/闭/眼
系列
第3季

刘真/著

破窗

女法医手记 ①



让/死/者/闭/眼
系列
第3季

刘真/著

破窗

女法医手记 ①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法医手记之破窗 / 刘真著. —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
2015.9

ISBN 978-7-5570-0162-9

I. ①女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78670 号

责任编辑: 梅哲坤
责任校对: 李瑞苑
责任技编: 刘振华
装帧设计: 荆棘设计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天河区五山路 483 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4 号楼三层 邮编: 510642)

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大营工业区 邮编: 101117)

电话: 010-6481379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广州天河区五山路 483 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4 号楼三层

联系电话: 020-87347994 邮编: 510642

670 毫米 × 970 毫米 16 开 17 印张 240 千字

201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3.00 元

[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]

本书如有错页、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写在前面

我是法医。

我的工作内容和人打交道，活人或者死人。

经常有人问我，每天面对血淋淋的伤口和奇形怪状的尸体，会不会恶心得吃不下饭，说这话时，他们看我的眼神活像在看一只怪物。

我就轻松地回答他们，我的胃口一向很好，最喜欢在剖开一具尸体的五脏六腑后，晚餐加一道溜肝尖，如果正在经手一起碎尸案，晚餐就吃红烧肉。

问话的人没有得到期待的答案，半信半疑，就会故作可爱地冲我做个鬼脸。不过在我看来，成年人无论男女，扮鬼脸时都不怎么可爱。

其实，尸体远没有人们所想象得那么可怕。真正可怕的，是活人。人性的狠毒和黑暗，一次次地拉低我对人类道德底线的认知。如果没有法律，也许整个人类社会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。甚至比丛林更可怕，因为人类有其他动物不具备的谋害同类的智商。

他们残忍嗜血，费尽心机。

目录 | CONTENTS

第一案 暴尸荒野 1

这是一具被破坏得体无完肤的少女尸体。牛仔裤被剥下来丢在一边，粉红色的运动上衣被撕扯成一条条的，粉蓝色胸罩压在尸体下面，露出两只小巧的乳房，却已皮开肉绽，一个乳头连着小半只乳房不见了，创口的皮肉组织呈锯齿状，像是被外力强行撕开的。

第二案 凶宅 63

那名工人当时站在二楼的脚手架上，那根细长的钢筋从他头顶扎进去，从腰部出来，然后又扎进木板，把整个人竖直地钉在地上。他身边没有人，所以谁也没察觉他出了事。后来是工头见他不动，就过去骂他，才发现他已经七窍流血，直挺挺地死了。

第三案 破窗 103

我在墙角后面看见一个人，又高又壮，抡起一个铁锤似的东西，拼命砸在大董头上，血像喷泉似的喷出来，大董哼了一声倒在地上，那声音又闷又惨人，就像砸在我心尖上一样。

第四案 变态视频 161

一具女尸平躺在里面的墙角，上身的罩衫翻到脖颈处，短裤褪到膝盖，只有胸罩和内裤完好，赤裸着大部分躯体。最恐怖的是，女尸的头被切掉了，断颈处血肉模糊，地面上和墙上有大量喷溅血迹，好像电影里被斩首的囚犯。

第五案 割舌奇案 209

赶到罪案现场时，被害人还没有断气，就那么侧卧着蜷曲在地上，整个脸都因痛苦而扭曲变形，双手捏着喉咙，眼睛里满是哀求。被害人的嘴张着，像一个血窟窿——一个黑洞洞的、盛满血的窟窿。

第一案

暴尸荒野

1

2013年5月30日。

命案现场。

命案现场在楚原市苍莽山脚下。这里荒草丛生、怪石嶙峋，住得最近的人家也在一公里以外。

早晨八点，我接到任务后匆匆赶来，在警戒线外远远瞥见一具蜷曲的、暗红色的躯体仰卧在暮春的草地上，雨后的空气里散发着青草和血腥混合的奇怪味道。

走近尸体旁蹲下来，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这是一具被破坏得一无完肤的少女尸体。牛仔裤被剥下来丢在一边，粉红色的运动上衣被撕扯成一条条的，粉蓝色胸罩压在尸体下面，露出两只小巧的乳房，却已皮开肉绽，一个乳头连着小半只乳房不见了，创口的皮肉组织呈锯齿状，像是被外力强行撕开的。

尸身上几乎找不到一块完整的地方，从头到脚有上百处创伤，有

的伤口仅有硬币大小，有的足有碗口大，皮肉向外翻着，森森白骨清晰可见。尸体的脸皮几乎被整个扯去了，辨认不出本来模样。腹部被豁开，脏腑暴露在外。

仅从尸身的长发、体型、服饰和残存的皮肤，勉强可以判断，这是一具年轻女性的尸体。

“尸体是被野狗咬坏的，我们赶到现场时，有三条野狗正围着尸体啃，我鸣枪才把它们吓走。你看，它们还藏在那里。”跟我说话的是冯可欣，刑警队的年轻探员。

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约百米外的山坡上，有几条野狗隐藏在树木后面，向现场探头探脑地张望，似乎意犹未尽的样子。

我打了个冷战。这个不幸的女孩，是活生生被野狗咬死的，还是被人害死后把尸体留在这里任由野狗作践？苍莽山上有野狗出没，不仅吞食动物尸体，有时甚至攻击活人，报纸和电视都有报道。楚原市民一般不会上山闲逛，即使有事，也要结伴而来。

野狗撕咬再加上夜里的一场大雨，现场被严重破坏，取得有效物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

我问冯可欣：“死者身份确定了吗？”

冯可欣答道：“确定了，死者名叫姚蕾，是楚原市二中初三学生，已经通过她居住地的派出所联系到她家人。现场遗留的书包里有她的学生证。”

初中生，十几岁的花季少女，还没来得及绽放就凋零了。我心头浮起难以名状的惋惜和悲凉。

尸体正面被野狗严重破坏，除去撕咬痕迹外没有明显的外伤。在同事的帮助下把尸体翻过来，见尸身覆盖的一块地面未被雨水浸湿，依然干爽。我心里一动，说：“昨晚的雨是六点左右开始下的？”

有人证实说：“对，正好下班时开始下雨，淅淅沥沥下了一宿。”

尸身覆盖下的地面干爽，说明死者倒地时还没开始下雨。楚原市初中一般在下午四点到四点半之间放学。如果姚蕾昨天没有逃课，那么她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四点到六点之间。

尸身后背上的紫红色尸斑一块块的，像是振翅欲飞的蝴蝶。手指按下去，紫红色褪去，现出苍白的皮肤。用小刀在尸斑上划开一道口子，有血滴从皮肤断面缓缓滴下，并渗出鹅黄色的透明液体。

尸斑的状态显示姚蕾死亡不超过十五个小时，这坐实了我对她倒地时间的判断。

我吩咐助手把尸体抬上担架，这时警戒线外响起骚动的声音，几个不知怎么得到消息的媒体记者急赤白脸地赶来，亮出“长枪短炮”对着尸体狂拍。

“拍两张就得了，就挣那么仨瓜俩枣的，咋比我们当差的还玩命？”有人在人群后一边嚷嚷一边分开记者挤进来。

这个人 是刑警支队二大队长尔亮亮，名字挺萌，其实是一条虎背熊腰的大汉，留一个茶壶盖头型，五官生得“天然呆”，两眼溜圆，厚嘴唇嘟着，一副惊讶诧异的表情。他刚进警队时，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在台上作报告，注意到尔亮亮的表情与众不同，就问：“你有什么疑问？”

尔亮亮站起来，敬礼说：“报告副局长，我没有疑问。”

副局长说：“没有疑问你做什么怪样子？有想法等散会后再提。”

尔亮亮又敬个礼说：“报告局长，我就长这样。”

结果是哄堂大笑，副局长闹了个大红脸。

尔亮亮这名字拗口，大家就叫他二亮，或者二队，这倒和他所在的二大队巧合。二亮嘴损，但脑瓜灵活，胆大心细，破案是把好手。

我见他挤进来，就问：“你负责这案子？沈恕没来？”

二亮说：“人长得好看就是招人惦记。沈恕借调到省厅才半个月，局里就有好几个美女跟我打听他，我上次到外地办案子走了一个多月，愣是没人注意到，真是‘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’。”

我说：“我随口一问，你废什么话？尸体被野狗咬得太厉害，暂时不能确定死因，要带回警局做鉴定。根据尸斑和尸身下地面的干燥程度来判断，死亡时间在十二到十五小时之间，死者是中学生，所以很可能是在放学的路上出的事。现场的取证工作还没结束，不过经过昨晚的一场大雨，再加上野狗这么一捣乱，结果不会太乐观。”

二亮掀起遮挡尸体的白布看了看，圆眼睛里闪过几许惊异，说：“这么年轻的姑娘，总不会无缘无故跑到山窝里来。”又对冯可欣说，“报案人呢？带我去看看。”

报案的是楚原市第七公路段冯家窝堡道班的青年养路工蒋天桥。他一大早骑车上班，为了赶时间就抄了一条人迹稀少的近道，到山脚下感觉尿急，就停了车，到一棵大树后面撒尿，远远瞅见有几条野狗在啃着什么。虽然害怕，但抵不住心里的好奇，于是就蹑手蹑脚地凑过去看。没想到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撞进眼底，吓得他屁滚尿流地跑来报案。

蒋天桥这会儿才缓过劲来，周围人又多，胆气壮了，感觉自己正在经历一件前所未有的人生大事，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种使命感。他表情严峻地字斟句酌道：“我是入党积极分子，绝不向组织说半句假话，我会如实陈述我的亲眼所见，保证不夸张、不隐瞒、不弄虚作假。”好像是在法庭上宣誓似的。

二亮跟他扯了半天，不得要领，现场勘查也没有发现凶器、足迹或其他物证，就有些快快的，只能等进一步的尸检结果出来。

我跟在众刑警后面准备上车回警局时，听到后面有人扯着嗓子喊“淑心姐”。回头一看，是我的表妹程佳。这个程佳说是我表妹，其实都出五服了，搁别人家就是路人；在我们家还跟我处得像亲姐妹似的挺近乎。

程佳在楚原市电视台做记者，最近刚担纲一档法制节目《疑案追踪》的主编，由于广告不多，人手又不够，从选题到采访都要亲力亲为。她站在警戒线外面，离得远，我也扯开嗓子问：“你也来了？你们这些记者，鼻子真够灵的。”

程佳作手势让我过去，说要采访我。我不好驳她的面子，但见她身边还有几家媒体的记者，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主，就说自己赶时间，让她回头到局里找我。

2

案发后五小时。

楚原市公安局。

我正在验尸房里忙活着，外面吵吵嚷嚷地进来几个人，走在前面的是二亮，带着一个哭得眼睛红肿的青春少女。

二亮回头对后面的人说：“你们这些记者怎么像苍蝇似的叮着不放？别讨人嫌，回去吧。”说完关上门。

二亮向我介绍那少女说：“这是姚蕾的姐姐姚蓓，她确认在现场发现的书包和衣物都是姚蕾的。我告诉她尸体被破坏得不成样子，她非要来看看不可。”

姚蓓十七八岁，个头不高，头发黄而稀疏，鼻子扁平，很不起眼的样子。她一直低着头，有些胆怯和拘谨。

我怕她受打击，于是说：“真没什么好看的，你也未必能认出来，还是等着 DNA 的化验结果吧。”

姚蓓低着头，像下决心似的，半天才说：“就看一眼，行吗？”

我不能阻挠死者亲人认尸，就掀开蒙尸布，让她走近来看。姚蓓的死状实在太恐怖，姚蓓只扫了一眼，脸一瞬间变得煞白，两条腿都软了，扶着停尸床就要栽倒。

二亮忙把她扶住，说：“偏要逞强来看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”

我白了二亮一眼，说：“这也是人之常情，你把姚蓓扶到刑警队的小会议室去，我要对她和死者进行 DNA 比对，在结果出来之前，谁也不能断定死者就是姚蕾。”

我带着取样用的器具走进刑警队小会议室时，姚蓓已经从震惊和悲痛中缓过神来，正语速缓慢地向二亮介绍她家里的情况：“我家就我们姐妹两个，我上高二，妹妹上初三。我爸在财政局工作，妈妈是小学老师。妹妹每天五点左右到家，如果和同学出去玩，都会事先打招呼。可是昨天晚上，直到我从学校下晚自习回来，已经八点了，姚蕾却还没回家，也没打电话回来，我家里人急得不得了，给她的几个同学打电话询问，都说她放学就离开学校了，一个人走的，没说去哪儿。我们全家等到午夜后还没有她的消息，就到派出所报案，可值班民警说失踪没到二十四小时不能立案。我们一家人整夜没睡，一大早就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让来认尸，爸爸妈妈不敢来，我就自己来了。”

姚蓓相貌平平，口才却相当不错，口齿清晰，叙述也有条有理。

二亮说：“你知不知道姚蕾到苍莽山去干什么？她以前到那里去过吗？”

姚蓓低着头，说：“不知道，那里挺偏僻的，她也从来没跟我提起过。”

我等他们说得差不多了，对姚蓓说：“我要取点你的口腔黏膜，做DNA比对。”

姚蓓顺从地点点头，张开嘴，忽然想起什么，说：“我和姚蕾是同母异父，可以吧？”

我一怔，说：“这样的话，会降低化验结果的准确性，最好用你父母的。”

姚蓓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出生不久父亲就因为交通事故去世了，妈妈两年后又嫁给现在的爸爸，后来有了妹妹，我们一家四口非常和睦，几乎忘记了是重组的家庭，刚才不是要有意瞒你们。”

我说：“你和妹妹的名字倒很接近。”

姚蓓说：“我随了继父的姓，是妈妈考虑到一家人的感受才让我改的。”

二亮说：“这样吧，你先回家，跟你父母打个招呼，我们回头上门，一来是提取DNA样本，二来是跟你父母聊一聊。按说现在不该打扰他们，不过为了尽快弄清事实真相，大家只好都克服一下。”二亮很少这样一本正经地和人交流，他总算是看在死者家属面上，没说什么出格的话。

姚蓓走后，我对二亮说：“尸体复检有新发现，在肝脏右叶发现约五厘米深、两厘米宽的刀痕，切断了肝动脉和门静脉，是除去野狗撕咬痕迹外的唯一致命伤。可以确定姚蕾是被人用刀杀害的。”

二亮吹了声口哨，说：“好家伙。”他用手比画着右侧肋骨下方，说：“肝右叶是不是在这里？”

我点头说：“对。此外尸体阴道里没有精液，处女膜完整，也没

有撕裂伤，可以排除性侵的可能性。”

二亮说：“这样一来，作案动机就越来越不明朗了。”

我说：“我怀疑是仇杀。”

“仇杀？”二亮有些诧异，“她才十几岁，和谁能有那么大的仇？”

我说：“尸体的脸皮被野狗撕去一大半，可皮下组织的伤痕里，除去野狗的爪印和齿印，还混有利器切割的伤口，这表明凶手在行凶后，又在尸体脸上划了多刀，这暴露出明显的泄愤心理。”

二亮拧紧眉头说：“看来这起案子并不单纯，咱们这就到死者家里走一趟。”

才走出门，院子里停着的一台微型面包车就向我们直鸣喇叭，我才注意到那是楚原电视台的采访车——又是程佳这个阴魂不散的家伙。她推开车门，满脸堆笑地向我们跑过来，一副不拿自己当外人的模样。

她走到我的面前仰起脸，说：“姐，我正要上楼去采访你，你们这是去哪儿？”又向二亮打招呼：“尔队，你怎么比上次见面时还年轻了？这逆生长的秘诀可得教教我。”程佳做法制节目，和二亮也打过交道，不过她到底不敢当面叫他“二亮”或“二队”。

二亮哼了一声，打趣道：“上次见面时你就叫程佳，可到现在还没成家，这嫁不出去的秘诀你也得教教我。”

我不耐烦他俩斗嘴，说：“我现在要去见被害者家属，要不然程佳你先回去，咱们回头再约时间？”

程佳不说话，跟在屁股后头上了我们的车，我立刻黑了脸，说：“你上来算怎么回事？”

程佳嘿嘿地笑着说：“我跟你们一起去。放心，到了地方我就说是自己找来的，决不连累你们。”

二亮见撵不走她，一边发动车子一边说：“真烦你们这些做记者的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，别人家里死了人，你们像过节似的，还要把被害人家属的痛苦放到显微镜下无限放大，剥开别人的伤口给观众看，你们这钱挣得真是丧尽天良。”

程佳也不生气，说：“尔队，别说这么难听，大家都是为了混口饭吃。我要是富二代，才不管这血糊糊的破事，早包养小白脸去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姚蕾长得那么漂亮，成绩又好，在荒郊野外遇害，这案子很有新闻卖点。”

我瞪着眼睛说：“你怎么一口咬定姚蕾是被害的？”

程佳说：“死在那种地方，还能是自杀？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是被人杀害的。”

我说：“你们做媒体的捕风捉影地猜测，谣言都是从你们那里传出来的。”

二亮问：“你怎么知道姚蕾长得漂亮，成绩又好？”

程佳说：“从案发现场离开后，我直接去了姚蕾的学校，虽然没人敢接受采访，可是她的照片在光荣榜上挂着呢，我已经翻拍了。”

二亮斜棱着眼睛说：“你的行动比我们迅速，够敬业的。你怎么知道死者是姚蕾，你表姐告诉你的？”

我连忙澄清道：“不是我，从案发到现在，我还没和程佳单独说过话，我猜是冯可欣跟她说的，程佳给他用了美人计。”

程佳说漏了嘴，有点尴尬，连忙掩饰说：“我有内线，你们放心，我绝不会向别人透露半点风声，保证独家。”